



从閩西到浙西

王 直



从闽西到浙西

王 直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内 容 说 明

这本革命回忆录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军区副政委王直同志写的。作者早年就参加了革命斗争，他根据亲身经历的战斗，用朴素的文字，写出了这些真实的片断革命故事。其中一部分是写红军主力长征后，红九团在闽西南三年游击战中的艰苦征战；另一部分是写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在浙西一带，和日寇、伪军、国民党反动军队所进行的英勇战斗。本书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革命历程，而其中所描写的红色英雄的高贵革命品质，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05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

★

字数51,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 15/16 插页4

1959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0册

目 次

· 艰难的三年·····	1
· 红军战士的母亲·····	22
· 智擒“团总”·····	29
· 机关枪永远是我們的·····	31
· 换帽子·····	37
· 少年战斗英雄林琳·····	48
· 东钱战场上的青年突击队·····	57
· 兩天三战，連战皆捷·····	61
· 包巷歼灭战·····	70
· 奇襲阳桥鎮·····	75
· 浙西的三战三捷·····	79

艰难的三年

国民党反动派动员了一百多万匪军对中央苏区的红军展开了第五次围攻。亲爱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着最大的困难，每一个红军战士无不义愤填膺，恨不得抽白匪的筋，砸烂白匪的骨头，来保卫飘扬在苏区的红旗。恰在这时，中央军委决定派几个红军独立团到敌人后方去，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中央红军反围攻；其中就有我们红九团。

一 深入敌后

那是一九三四年的春天，我们的部队驻在连城的城里和郊区。一天，接到了军委的指示，要我们很快地深入敌后，主动地打击敌人。红军部队的特点：军事行动之前，要做好政治工作，特别是古田会议以后，部队里坚持了政治委员的制度，每逢行军打仗，都得先做政治工作。我们团接到了军委的指示以后，政治处的人员就都下连去作宣传鼓动工作，连日进行思想动员，召开活动分子会议。战士们本来心里就窝着一股火，听说要去敌后打白匪，都

笑逐顏開，忙着打草鞋，縫干糧袋。

三月二日那天，清晨，太陽剛爬上山頭，宏壯的軍號聲就此起彼落地吹響了。這個蘇區的城市，充滿了惜別之情。七點鐘左右，我們全團的指戰員，都整齊地穿着灰色的列寧裝，領口綴着紅布領章，戴着灰色紅五星帽，打着綁腿，穿着草鞋，雄赳赳氣昂昂地唱着“武裝上前綫”的歌子，聚集在城東廣場待命出發。少先隊員和群眾這時也敲着鑼打着鼓從四面八方匯集攏來，歡送自己的隊伍。

“同志們，你們準備好了沒有？”團政委羅桂華同志站起來問道。他是個礦工出身的人，打仗勇敢頑強，工作深入群眾，幹部戰士都熱愛他。他這一問，立即得到了雷鳴般的回答：“準備好了！”

“我們要打到敵後去，你們怕不怕？”

“不怕！”全團同志都堅決地回答，廣場頓時轟動了起來。有的說：“要打破白匪的圍攻，非打出去不行！”“打出去！”“打出去！”

八點鐘，二連長一聲口令，尖兵排安上刺刀，大隊站好整齊的隊形，邁着整齊的步伐，在歡送的鑼鼓聲中向東挺進。

山區的三月，一片春色，艷紅的杜鵑花滿山遍坡。如果不是白匪的圍攻，我們的蘇區將又是一個豐收之年。我們走遠了。鑼鼓聲還隱隱傳來，回頭望去，鄉親們還在招手。有的戰士落下了眼淚。我們加快步伐，前進，再前

进！再見了，亲爱的苏区人民！

来到敌后，我們头一棒就打倒了駐守宁洋城的伪保安团，消灭了四百多名团匪，活捉了一名副团长。虽然那时紅軍战士将白匪恨入骨髓，但为了正确执行党的俘虏政策，抓到的俘虏不打不罵不搜腰包，有伤給包扎，虽然那时我們的经济情况非常困难，但释放他們时还給每人发了两块銀元哩。

打下宁洋，繳获了二百多担食盐。

食盐是苏区当时最缺乏的物資之一，卖盐不是論斤論兩，而是用葯房里的小戥，几分几錢的卖。我們紅軍战士出发打仗，帶上一小撮盐，就象宝贝似的，用紙包了一层又一层，生怕丢失。这次繳获了这么多的食盐，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团首长决定运回苏区去，把它当作献給苏区人民和中央紅軍的珍貴礼物。当时陈政委（中央軍委为了加强紅九团的领导，后来派了陈仁同志任我团的政委兼政治处主任，罗桂华任党总支書記）号召大家：“背盐就是背黄金呀，我們要一两不丢地运回苏区去！”九团的战士都是从苏区来的，深知盐的宝贵，听了动员，大家都很高兴。各連被选派送盐的战士，帶着全体同志的敬意，怀着向老家送礼的快乐心情，背的背、挑的挑，沒有工具的就用褲脚管装，翻过一千多公尺高的芙蓉山，把食盐送到了苏区。回来时，大家的心情就象帮助中央紅軍和苏区人民打了一次胜仗一样。

春末夏初，白匪集中全力圍攻中央紅軍，為了拖住敵人的尾巴，盡最大努力配合中央主力反圍攻，紅七軍團也打到蘇區外圍來了。根據上級的指示，我們紅九團和紅七軍團的十九師相配合，抓住了敵人弱點，破例地打了一次漂亮的攻堅戰，解放了永安城。

這次攻堅戰，紅九團是由紅十九師指揮的。開始是增援攻城部隊，接着又進行了兩晝夜的坑道作業，將壕溝挖到永安城牆腳下，然後用大木箱裝了幾百公斤的土炸藥，一下子把城牆炸開了一個大缺口。部隊就乘此涌入，殲擊敵人。戰鬥激烈地進行了好幾天，全部消滅了國民黨三個團，把蘇維埃的紅旗插上了永安县的城關。

二 建立根據地

不久，方方同志從紅色首都瑞金來到永安，擔任我們紅九團的政委職務。聽說，方政委到瑞金時，朱總司令、周恩來、劉伯承、賀昌等同志，都親自布置任務，要他率領紅九團在閩西破壞敵人修筑漳（平）、寧（洋）公路的計劃，發展游擊戰爭，並接替七軍團駐守永安的防務，繼續拖住敵人的後腿。於是永安城的防務交給了我們紅九團。永安這地方三面環水，除了城西北安沙有紅七團的部分部隊在那裡駐防，保持了永安和蘇區的聯絡以外，周圍的地區都是白匪的世界。當時，永安城還有很多鋼鐵、鹽、布，都

是中央苏区的急需品，一时运不走，为了这缘故，紅九团必須暂时固守永安城。

永安城附近敌人的主要力量并不强，不过有两三千人的童子軍倒是挺厉害的。当时敌人曾企图利用童子軍向我們进攻，可是，我們团首长早就料到了这一着，就来个先发制人，决定派二营到洪田一带去收拾童子軍。

这些童子軍是受封建地主的欺騙而聚集起来的。他們每个人都赤着脚，带着一个紅兜肚，头上扎块黃布，腿上打着黃綁腿，黃背心上有个“童”字。打起仗来先念咒，再喝一大碗和着朱砂的酒，弄得神經失常。这时，“师父”就命令他們拿着大刀、錢标猛冲。我們二营就根据他們的特点，把他們誘到我們早已設下的埋伏圈里，先打死他們的“师父”，再大喊：“你們的师父死了！”“你們的师父死了！”童子軍慌乱成一片，待清醒过来，早都变成俘虏了。

永安城虽解放不久，但革命委员会已經建立起来了。是年“五一”劳动节那天，革命委员会在城里召开了几千人的紀念大会。会上，把打土豪得来的粮食、衣物分給貧苦的人們。适巧，二营也在这里把俘虏的一百多个童子軍押了回来。在群众大会上，发給他們每人三块光洋的遣散費和一些衣服，給他們吃了頓好飯，然后由政治部（方政委来了以后，为了单独行动方便，我們政治处已改为政治部）給他們上了一天課，便全部釋放了。

軍委交給九团掩护物資后撤的任务已經完成了，于

是，我們遵照上級指示撤出永安，向連城以東進發；

部隊到了洪田就暫時停止前進，因為，從洪田到連城，必須通過小陶和姑田，而這裡卻被華仰僑團匪占據着。紅九團的領導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決定消滅華仰僑團匪，拔除通往蘇區道路上的釘子。部隊準備又投入一次新的戰鬥了。

姑田是個大鎮，在連城以東三十里。華仰僑是這裡的惡霸地主，有四、五百名武裝和一千多個刀會門徒，平日裡為非作惡，魚肉鄉里。過去他們吃過紅九團的苦頭，所以我們一到，他們便夾着尾巴向深山逃走了。

敵變我變，將計就計，我們在姑田住了三天以後，便放風說要回連城。當地華匪的暗探聽到風聲就跑去報告華匪，華匪也信以為真，沒想到卻中了我們的計了。

部隊象真事似的，浩浩蕩蕩向連城方向出發。走了十多里路，太陽一落，我們便停下來休息，等到晚上十點鐘左右，就又回過頭來直奔華匪老窩。路上，忽然下起滂沱大雨，道濘泥滑，不少人坐了“汽車”^①；屁股上打了印，行走艱難。呼嚕嘩啦的風聲、雨聲、雷聲和老樹林的吵鬧聲，掩沒了部隊的脚步聲。

夜天漆黑，伸手不見五指，部隊闖入華匪的住處，剛捉到他們的一個哨兵和四個衛隊員，就被匪眾發覺了，他們

① 戰士叫跌倒為“坐汽車”。

借着夜色，都登山逃窜了。团部小通訊員王小楼眼明手快，发现牆角里还有个手拿快慢机的人，上前去一把夺下快慢机，一手将那个人抓了出来。原来，他是福建省伪保安处派来收編华匪的上校參謀。虽然没有捉到华仰侨，但却沒費吹灰之力，利索地繳获了敌人的許多武器、彈藥，特别是找回了被华匪杀害的閩西农民起义領袖之一李明光烈士的一支鋼笔，更为宝貴。

此后，又繼續击潰了連城的賴源、宁洋的大吳地、永安的西洋等七、八处团匪，繳获了二百多支步槍。其时，我們听到七軍团在湖源一带，方方政委和几位团的领导同志經研究后，决定去找七軍团，借他們的电台和中央軍委取得联系。但是跑了一趟，什么也沒找到，只好返回。后来才听說七軍团已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了。这时候，正值六月伏天，天气热，治伤員、运送物資給部队带来的負担很重；同时，围攻中央苏区的敌东路縱队正向連城、清流进攻，伤員和物資送回苏区已沒办法，不建立根据地是不行的了。

連城、宁洋、龙岩三县交界的地区，山大林密，地形复杂，敌人小部队不敢来，大部队不易来，是我們生根立足的絕好地方；所以，团的领导就决定先在这里安下家来，然后向漳平、宁洋突击，完成軍委交給的破坏敌人的漳(平)、宁(洋)筑路计划的第二个任务。

在两个多月之内，我們紅九团以宁洋的成达社、陈东

坑、风村为中心，打土豪，分田地，扫灭团匪；在周围三百多里、人口四、五万的地区内，建立起了革命委员会，组成了游击队和赤卫队，创设了干部学校，训练工农红军骨干，加紧练兵整军，并几次粉碎了敌人的疯狂进攻。一个新的根据地建立起来了，它对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反攻，对红九团部队的建设，都起了相当的作用。

当时我们驻在陈东坑。记得为了检阅自己的力量和开展整训，开了个大体育场，人们向往莫斯科，就把它叫做“红场”。八月中秋，就在红场上开了个团圆大会。参加大会的除了红九团全体同志外，还有地方工作人员、游击队、人民群众和一百多个受训的俘虏。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陈仁同志亲自主持大会。检阅的项目有劈刀、刺枪、投弹、射击、政治测验、文化测验、墙报、戏剧、唱歌、跳高、跳远等等。除此，还有伙食卫生比赛，各连伙房都做了最拿手的饭菜，挑到红场上，各单位派代表去吃，进行评比。夜晚松光火炬高聳云霄，通天红光，锣鼓喧天。政治部组成的红色战士剧团，还演出了“文明戏”。群众说，这是当地一百多年没有过的盛会。驻军战士们在火炬红光中显得更加兴奋、喜悦。

会后，又召开了干部大会。方方政委指出：敌人集中全力围攻中央苏区，为了保存自己，更利于大力歼灭敌人，中央主力红军可能同敌人打运动仗，因而汀州、瑞金，都有可能被敌人占领，同志们都要做精神准备，坚决为苏

繼續的最後勝利而戰鬥。

當時二營到寧洋的溪口附近執行破壞敵人鐵路計劃任務。有一天，團部參謀、干事們，正和方政委一塊拉呱，方政委說：“昨天晚上作夢，夢見打了個勝仗，俘虜了七十多個敵人。”正說着，有個排長進來報告，說二營打了個勝仗，送來了六十多個俘虜。我們都說：“政委再做幾次夢多好呀！”方政委說：“我要做工作，不要做夢！”說得大家哄堂大笑。

來到敵後的好日子就要過去，隨着中央紅軍的轉移，閩西烏雲翻滾，英雄的紅九團，又掀開了新的一頁。

三 突 圍

紅色首都——瑞金和紅色上海——汀州，被敵人占領的消息傳來，我們紅九團的每一個幹部、戰士，都悲泣難過，但也預想到日後堅持鬥爭的艱苦性和複雜性。

果然，敵人八十師由連城到賴源，配合着一個保安團，向我們發起了第一次的全面進攻。當這次進攻被我們粉碎了以後，敵人八十師又弄來了兩個正規團和兩個保安團，向我們發起了第二次的全面進攻。紅軍部队的戰鬥力雖然很強，戰士們能以一勝百，但在敵眾我寡的情況下，死拼硬守是不行的，部队只得突圍，保存有生力量，才能按照中央軍委的另一個指示，到閩南去發展游擊戰。

爭。

出发的时候，正是一九三五年春节过后不久，雨雪纷飞，气候十分寒冷。然而冰雪却熄不了紅色战士的心头怒火。暴涨的河水，截住了去路，部队就到处打轉，寻找适宜地段渡河。白匪軍曾筑垒修柵，准备长期围困我們，以求“聚而歼之”。但是敌人的梦想被我們打破了。我們根据党的决定，为了保护根据地人民，留下二营坚持斗争（这个营在龙岩、連城、宁洋坚持斗争三年，直到抗日战争开始时，才与紅軍独立八团合編为新四軍三团，开赴抗日前綫），其余的部队终于含泪告別了根据地和二营的战友，突破了敌人的包围，搶渡了暴涨的河流，繼續向前挺进。

渡河以后，拨荆棘、穿丛林，日夜行軍，边战边走，在疲劳不堪、伤病員日益增多、粮食已經吃完的情况下，战士们仍然斗志昂揚，沒有因为种种困难而流露出畏难的神色。

一天，我們越过了龙門公路，爬上了茫蕩洋大山。在山上，方方同志遇到了一位工农通訊社^①的队員，就請他帶路，把部队开到了閩西的革命发源地——永定金沙，部队得到了休整。当时与由中央苏区回到閩西永定领导开展游击战的张鼎丞同志也取得了联系，后来又与刘永生

① 工农通訊社：当时苏区和游击区的通訊队。

同志领导的永定南路支队汇合。

金沙这地方，不愧为老革命根据地。群众恨死白匪，倾心于革命。红九团刚到金沙时，方方同志派警卫员拿着银元去买鸡，但当时群众还不知道我们是红军，谁也不卖给他，警卫员到处碰钉子。后来被张鼎丞同志知道了，就告诉群众说，这是红军。消息刚传开，马上就有三、四个群众抱来了三、四只大肥鸡，而且给钱都不要。张鼎丞同志也趁此鼓励红九团的战士们，要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心，继续艰苦奋斗。部队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当时红九团与军委和福建军区都联系不上，为了坚持和发展游击战争，红九团归由张鼎丞同志直接领导指挥，红九团根据他的指示密切地配合了兄弟部队，在永定东部发展游击战争，并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头一仗，就攻下了陈东坑。

陈东坑有五十多个匪军，住在闽西样式的四角大土楼里，他们认为这大土楼是个铜墙铁壁，我们攻不下来，所以猖狂得很。他们下流地在门窗里直叫：“土共产，你们进来吧！要钱有钱，要枪有枪，要女人有女人！”

红军战士也高声回答：“骑驴子看唱本，走着瞧吧！”

我们利用民房作掩护，将大批干柴运到土楼四周，放起火来。忽然间，只见烈火熊熊，浓烟四起，楼上的门窗烧得噼哩啪啦的响，黑烟直往里面拥。敌人开始用水泼，后来水泼完了，就无可奈何地在里面瞎咋呼，我们乘此时

机向他们展开政治攻势，派伪保丁进去送信。伪保丁进去便说：“外面不是土共产，是有大枪（指重机枪）的红军！”民团团总卢坤喜吓得当场昏了过去。当他苏醒过来时马上表示投降，一个个匪军走出土楼时，一个个就象从灰窝里挖出来的黑枣一样。这一仗，用烟熏烧鸡的手段，消灭了团匪五十多人，缴获一挺轻机关枪和数十枝步枪。第三天，乘胜向下洋前进，又打了几个胜仗。群众听说我们是从江西过来的主力红军，都很高兴，鼓舞了群众的斗争意志。

不久，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等同志，率领红二十四师的一个营，冲过重重封锁，来到了闽西。瞿秋白、何叔衡同志，就是那次路过汀州和武平的交界地区时，遭受敌人袭击而被捕和牺牲的。陈潭秋同志在那种情况下还很乐观，见到张鼎丞等同志时说：“哎哟！真险些不能相见了！”方方同志笑着说：“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你永远平安！”这些领导同志为瞿秋白、何叔衡同志的被捕和牺牲而心痛万分，但也为相见重逢而兴奋。

后来，许多领导同志在一起开会，由陈潭秋同志传达了遵义会议的精神和中央的指示，从而知道，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已经纠正了冒险主义和逃跑主义的错误军事路线。我们今后的任务，是紧紧牵住敌人的尾巴，让长征的队伍大踏步前进。因此，成立了闽西南军政委

員会（关于軍政委员会，曾听方方同志说过，他从瑞金到紅九团来的时候，刘伯承同志曾說，他在苏联远东地区参加游击战争时，获得了个經驗，这就是：部队远离苏区单独作战的时候，应该成立軍政委员会，以便在新开辟的地区建党、建军、建政，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当时，閩西南軍政委员会确实起到了这个作用），由张鼎丞同志任主席，邓子恢、譚震林同志任副主席。

一九三五年春天，进攻中央苏区——紅色首都瑞金的白匪軍，虽經中央紅軍的不断打击，但是敌人还很疯狂，反而回轉头来，阴谋扑灭留在閩西的革命火种，調动了东路縱队伪第十师李默庵部、第三师李延年部、第九师李玉堂部、第三十六师宋希濂部等，来对付我們了。当时，閩西南軍政委员会根据作战和发展的需要，决定成立了三个作战分区，便于独立自主作战，以渡过敌人圍攻的大难关。我們紅九团的任务，是打到閩南去，和紅三团、閩南特委取得联系，然后繼續按軍政委的指示，在閩西南发展游击战争，艰难的行程，就此开始了。

四 南 征

五指山上草綠花紅，正是去年离开苏区到敌后去的同样季节。一年多的轉战，鍛炼了我們，革命意志更加坚强了。不过，去年出发时，我們亲爱的苏区，亲爱的中央